



81岁民间剪纸艺人彭广素

剪出自己的别样人生

一双巧手,一把剪刀,几张彩纸。在宣汉县有这样一位老人,本着对剪纸艺术的挚爱,剪出了属于自己的别样人生。

剪纸作为中国一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,历史悠久,它被称为刀尖上的艺术。而在民间,剪纸是评价女人手巧的标准之一,人们认为,剪花好的女人心灵手巧。

4月1日上午,“文化自信,乡村振兴——彭广素、杨绍伯民间艺术展”在四川文理学院美术馆开展,81岁的彭广素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剪纸故事。

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,在我这个年龄,能够将自己的剪纸作品推广给大家,我不求名,不求卖钱,剪纸是我的一种爱好……”彭广素站在开幕式上说道,这一刻是彭广素老人最欣慰的一天。

在彭广素老人的回忆里,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爱情,她与89岁老伴张德是在花甲之年重组的两个家庭。

两对老人在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,彭广素老人的丈夫与张德,在抗美援朝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,而自己在宣汉食品公司退休之前与张德的妻子既是同事,也是好友。

1996年,张德的妻子因病去世,1997年,彭广素的丈夫因患肺癌逝世,剩下两位老人。二老经过熟人撮合,便相守在一起,到今天已经过了十八年,也就是在这十八年里,两位老人创作出了上百幅优秀的剪纸作品。

十多年前,正在参加老年大学的彭广素偶然接触到剪纸,从那以后便对这门传统技艺的热爱一发不可收。

两位老人在家中先是用一些废旧报纸来练习,张德画,彭广素来剪;慢慢的,剪纸便成了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基于对剪纸的热爱,久而久之,

心灵手巧的彭广素和张德创作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作品,一张纸在她手里很快就能变成一个个生动的造型,许许多多的人物、动物形象随她手中飞舞的剪刀变得活灵活现。

两位老人将自己的作品赠给乡邻、子女,也接待一些想要学习剪纸的爱好者们……两位老人忙的不亦乐乎。

“大部分作品都是我们两个人合作,他去市场选完材,画上去,我来剪,等于是我们两个人在创作。”彭广素和老伴对记者说。

“他们要花钱来买我的作品,一幅几百甚至上千,我都是送,不收钱,这就是一种爱好,不为挣钱。”

在彭广素老人的作品里,有时代伟人,也有戏曲人物。林鸟花卉,草虫鱼兽,和很多吉祥和谐的图案,它们生动传神跃然纸上。

这些作品中不仅线条自然,而物象特征也富有节奏感。作品里传达了大巴山人民对吉祥、幸福的追求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两位老人已经成为了宣汉的名人,也受到乡邻们的喜爱。一些只要肯来学习剪纸的居民来求教,她都会无私的传授。

2018年1月,来自河南卫视《华豫之门》鉴宝栏目的三位专家对彭广素的剪纸作品给予了鉴定和赏评。《四川党的建设》、《达州新闻》、《宣汉电视台》等媒体也对彭广素作了专题报道。

作为民间艺术,剪纸的传承也是一项重要工作。这一次,彭广素极具乡土情怀的作品走进大学校园,一方面开拓了当代大学生的视野,让同学们感受到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,在浓浓乡土中吸取自身艺术蜕变的养分;另一方面,也促进乡土文化自信的重构,增强其内在的自豪与自信。

(龙梦)

爷爷是个背二哥



作者 廖晓伟

娜娜吓得直往我身边挪,我轻轻拍拍她的手以示安慰,娜娜感激地看了我一眼,目光里竟有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清澈。我对她鼓励似地微笑了一下,又打断了老人家的话:“那,赵爷爷,我爷爷当时身上,带着啥东西没有呢?”

“一个背老二有啥东西嘛?”赵爷爷似乎有点生气地反问,随又说道,“要说有,倒也有一样……”

“背架!”我和曹学操几乎同时喊道。

“对头!”赵爷爷说,“但那也不是啥值钱的东西嘛!可就怪了,你爷爷后来一辈子,有事没事的就把它背在身上,还不许别人碰!

连有时挨批斗,他都还背上!”

平娃子也点头说:“就是!只是后来赵爷爷他走不动路了,才不背了。还叫我们,一定要把它藏好!”又对我说:“么舅你不是已经检查过的吗?啥都没有啊!”

我也陷入纳闷中。

娜娜低声问道:“陈总,哦不,伟哥,你们这大山里,真的有那些鬼呀?”

“咋可能?”我说,“还大学生呢,居然也迷信!”

“那……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自然现象呢?”娜娜又问。

“这个,特别的?……”经她这一问,我脑子里突然电光石火般一个激灵,激动地大声喊道,“我明白了!明白了!”

众人都诧异地看着我。曹学操着急地问道:“明白啥了呀?快说!”

“天坑!就是天坑!”我大喊,“我爷爷当初,就是送情报心切,慌不择路,结果掉进了天坑!”

“哦?”赵爷爷点头沉吟着,一拍大腿道,“有这个可能!完全有这个可能!那个地方,原本就有一个大天坑的哦!”

曹学操也兴奋地推断道:“他的头脑在天坑里受了伤,不灵光了,所以后来才变得更笨!”

“走!我们马上去天坑!”

我的建议才一出口,立刻得到全体拥护。赵爷爷也要跟着同去,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头劝阻,他却发火了,大声吼道:“我不去,你们咋找得到那个地方?又咋对得起你爷爷的在天之灵嘛?”

于是,我们准备好绳索、电筒和火把,星夜出发了。

在崎岖艰难的山路上磕磕碰碰,走走歇歇地前进着。不知过了多久,在赵爷爷的指点下,我们终于赶到了那个大天坑。

这个天坑口周围同样被灌木和杂草包围,白天都很难被发现,更别说黑天了。

我们把绳子的一端绑在地面一棵粗壮的大树上,然后,平娃子自告奋勇地带头,抓着绳子依次滑落进洞。为安全起见,我叫娜娜陪着赵爷爷老人家,留在地面上休息和照应。

这个天坑的洞口虽然不大,下面却还很宽,很深。我们虽然有绳子的保护,但都在光滑的洞壁上失足滑倒接连多次。可以想象,如果一个人一脚踩空掉进去的话,将会摔得何等悲惨。

终于全部下到了洞底。

洞底相当潮湿,有些地方还有淤泥。岩壁上长满了青苔,还“哒哒”地滴着水。

在电筒、火把,还有手机的照耀下,我们找遍了坑底的每个角落,却没有任何发现。

看着大家失望的表情,我打气道:“我们都不要急,再找一遍,慢慢找,仔细找!”

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

手机快没电了,火把也即将熄灭。

我也感到累了,更关键的,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失望。于是摇头叹道:“算了!就回去吧!”

大家都默不作声,开始抓着绳子往上攀。

我最后打量了一眼这个天坑,也迈开脚步去抓绳子。

突然,我不小心踩到了淤泥上,脚下一滑,立刻摔倒在地。

我赶紧用手撑着使劲儿爬起,右手无意中,摸到了淤泥下面一个硬硬的东西。

我抑制住“砰砰”的心跳,将那东西从淤泥中,慢慢地拔了出来。

在火光的照耀下,我们看得清清楚楚,那是一个叶子烟杆。就是大巴山人常用的铜头铜嘴的竹管烟杆。上面结满淤泥,金属部分已生了很多墨绿色的锈斑。

平娃子就着岩壁上的滴水,将那烟杆清洗干净。

出了洞口,我就把烟杆递给早就在眼巴巴等候的赵爷爷,让他辨认。老人家颤巍巍地接过,凑近火光和电筒光,眯起双眼,仔细辨认着。

“这,这就是肖大汉送给陈芥子的烟杆啊!”赵爷爷激动地大叫,顿时老泪纵横,仰天哭喊起来,“背时的芥子娃儿哎!——原来你硬是掉进了天坑的哦!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,原来是老天安排的哦!老天啊老天,你有眼么?——”



彭广素和老伴在艺术展上